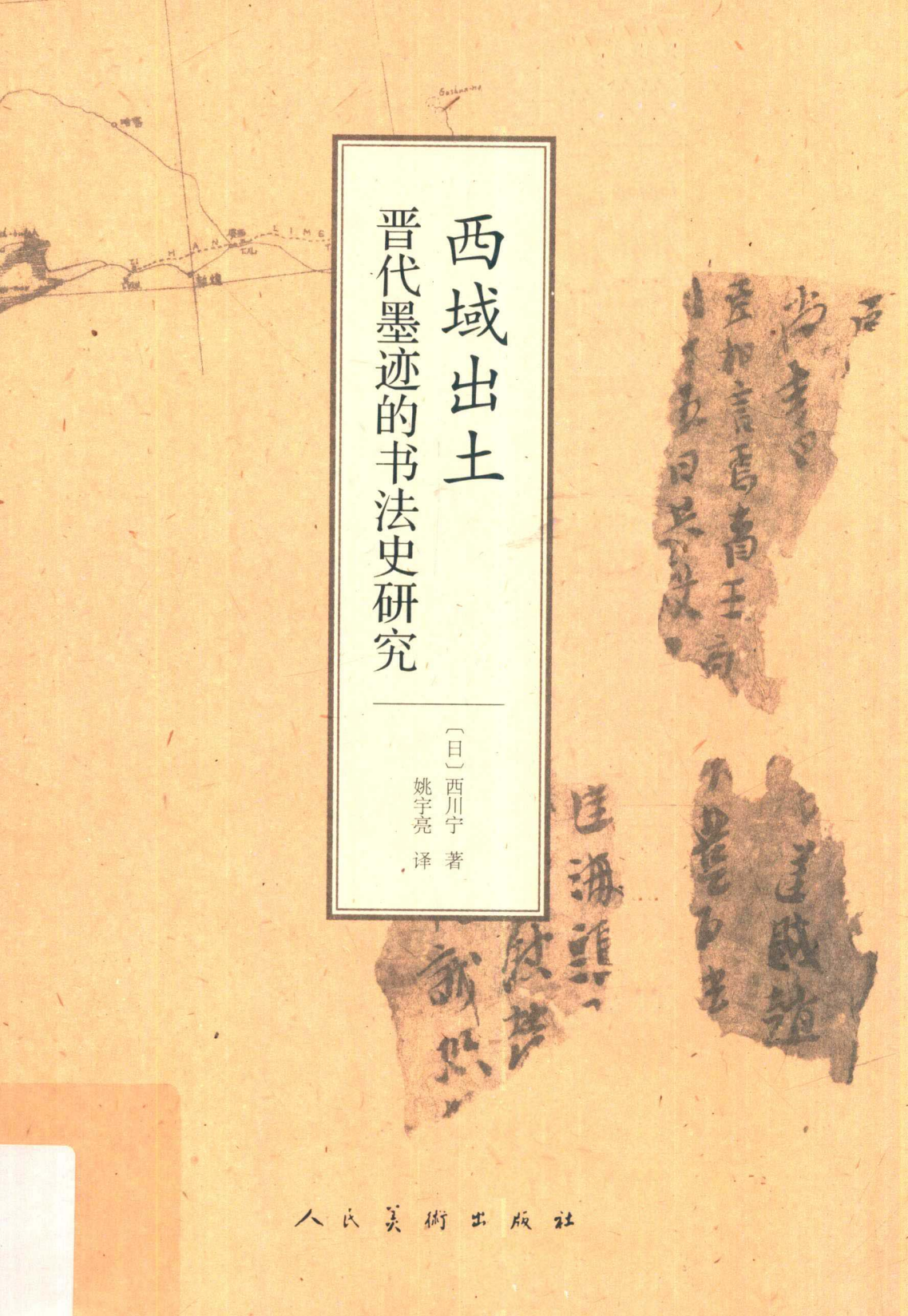




西域出土 晋代墨迹的书法史研究

〔日〕西川宁 著
姚宇亮 译

人民美術出版社

西域出土

晋代墨迹的书法史研究

〔日〕

西川宁

著

姚宇亮

译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西域出土晋代墨迹的书法史研究/(日)西川宁著;姚宇亮译.

—北京:人民美术出版社,2015.2

ISBN 978-7-102-06853-4

I. ①西… II. ①西… ②姚… III. ①汉字—书法史—研究—中国—晋代 IV. ①J292-092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4)第177510号

著作权登记号:01-2012-5660

原书名:《西川宁著作集第四卷——西域出土 晋代墨迹的书法史研究》

原书出版单位:日本二玄社

著者名:西川宁

初版年:1991年12月20日

Originally published in Japan in 1991 by 二玄社

本书中文版由二玄社独家授权人民美术出版社出版

西域出土 晋代墨迹的书法史研究

著 者 [日]西川宁

译 者 姚宇亮

出版发行 人民美术出版社

(北京市东城区北总布胡同32号 100735)

<http://www.renmei.com.cn>

发行部:(010)56692193 56692185

邮购部:(010)65229381

责任编辑 刘士忠 张 舒

装帧设计 蔡立国

责任校对 徐 见

责任印制 文燕军

制版印刷 北京荣宝燕泰印务有限公司

经 销 新华书店总店北京发行所

开本:710毫米×1000毫米 1/16 印张:22

版次:2015年3月第1版 第1次印刷

印数:0001—5000册

ISBN 978-7-102-06853-4

定价:49.00元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影响阅读,请与我社联系调换。

凡 例

1. 本著作集网罗西川宁先生一生的著述，对之分类，编为十卷。
2. 本书忠实翻印原文，遇到汉字、假名，则尽可能使用新汉字、新假名。
3. 引用言及的木简、残纸类的整理编号和标记，全面遵从著者的记述。有关这点，详见本卷第一部《资料》，第二部《资料的整理与编年》第13页、第14页。

绪言

在 20 世纪初期欧洲诸国以及日本中亚探险队获得的出土品中，可作为书法史研究第一手资料者，有斯坦因（英）发现的两汉魏晋文书、六朝隋唐写经，斯文·赫定（瑞）发现的两晋文书，大谷队（日）发现的两晋以后到隋唐的文书和写经，保罗·伯希和（法）发现的六朝隋唐文书和写经。这些都可以对以前传世资料 and 中国的出土遗迹等尚未明确的方面加以补充。故资料公开以来，中日书法史的研究专家即有较多引用，但这些研究大都未脱离趣味性范畴，而从美术史的立场，正确的、有组织的研究却还没有真正开始。

若将这些遗迹进行区分，可得到：

- （1）前汉末到后汉末时期的一群
- （2）魏末到东晋前半期的一群
- （3）南北朝时期的一群
- （4）隋唐到五代时期的一群

（斯坦因第三次的发掘品中虽然也发现了一些宋元的遗迹，但大都是些地方性的文书，而另一方面，这个时期中原名家有大量遗作传世，所以并不存在书法史的问题。）

前面是我对所有的出土品的一个整理，其中第二群（魏末到东晋前半期的一群）属于锺繇、王羲之所处的重要时代。从汉末至魏，书法开始失去了广义的信仰背景，成为被鉴赏的对象。正是因其处于艺术开始独立的时代，锺繇的出现才显得特别有意义，而王羲之是前代诸名家技法的综合者，作为“书圣”，他成为后世书法史上永恒的标准，成为日本书法母胎的重要人物。其作品甚至在奈良时

代还传到了日本，但是今天他的可靠作品却一件都没有传下来，而传下来的摹写本和刻帖只模仿了他的形骸。另外，时代也确实太早，锺王处于一个追求个性的时代，文献所传多涉怪诞，很多真相都湮没于模糊的传说中。通过对出土品真实情形的考察，会发现其中还牵涉到异民族的新书派，其间关系非常复杂，不得不说是一件饶有趣味的事情。

本论文对以上第二群进行探讨、组织整理，并对以前的材料加以综合，旨在探明书法史上最重要的时代的真相。

目 录

凡例 1

绪言 3

第一部 资料 1

A 斯坦因第一次探险发掘品 3

B 斯坦因第二次探险发掘品 4

C 斯坦因第三次探险发掘品 6

D 斯文赫定第二次探险发掘品 8

E 西本愿寺第二次探险发掘品 9

第二部 资料的整理和编年 11

A类 有纪年 15

B类 无纪年(1) 69

C类 无纪年(2) 109

第三部 风格的研究 193

泰始期 198

元康——永嘉期 206

建兴十八年——永和期 211

焉耆书 221

升平八年木简 222

风格论的综合 223

第四部 史的解释 225

泰始期 228

元康——永嘉期 238

建兴——永和期 251

附图 281

西域地图、楼兰遗迹图、LA地区平面图 282

著者简牍、残纸调查笔记（1968年） 288

参考论文 303

李柏书稿年代考 305

《丧乱帖》年代考 326

解说 333

第 一 部

资 料

本论文中作为基本材料的各出土品照片，来自刊登在以下书籍中的珂罗版图片和其他照片。

A 斯坦因第一次探险发掘品

Aurel Stein :

ANCIENT KHOTAN

DETAILED REPORT OF ARCHAEOLOGICAL EXPLORATION IN CHINESE TURKESTAN,CARRIED OUT AND DESCRIBED UNDER THE ORDERS OF H.M.INDIAN GOVERNMENT,2vols Oxford,1907

(奥莱尔·斯坦因:《古代和田——中国土耳其斯坦考古调查详尽报告》)

斯坦因第一次探险报告书中,第一卷为记录,第二卷为出土品的照片和地图、遗迹 Plan 等。

资料照片

Vol.II.PL.C XII—CX IV 中刊载有尼雅遗迹发掘到的 50 件西晋木简的珂罗版照片。其中泰始五年(269)简 1 枚。

斯坦因在各个木简上,以如“N.XV326”的形式作了出土记号。N 表示尼雅,XV 是尼雅遗迹中发掘地的编号,后面的罗马数字是物件的编号。

遗迹地图

ibid:Vol.II. 附图

出土地点的平面图

ibid:Vol.II.Plan XX VII .XX XII .

出土品的相关记录

ibid:Vol.I.p.335,338,343,358 以下、370 以下

考释

(1) Edouard Chavannes: Chinese Documents from The site of Dandan Uiliq,Niya and Endere. Part II, “Les Documents sur bois de Niya”(Ancient Khotan Vol.I.Appendix A,pp.537—545) 1907

(爱德华·沙畹:《丹丹乌里克、尼雅、安迪尔发现的汉文文书》,文章附在《古代和田》一书中。)

(2) 王国维:《流沙坠简补遗考释》,1914 年

B 斯坦因第二次探险发掘品

1. Edouard Chavannes

LES DOCUMENTS CHINOIS DÉCOUVERTS PAR AUREL STEIN DANS LES
SABLES DU TURKESTAN ORIENTAL, 1vol. Oxford, 1913

(爱德华·沙畹:《斯坦因在东土耳其斯坦沙漠中发现的汉文文书》)

为斯坦因第二次探险(1906—1908)时,在Niya(尼雅)、楼兰和敦煌西北方屯戍地的遗址上发掘到的从西汉到唐代的汉文文书,沙畹在珂罗版照片后添加了释文和解说。

资料照片

在PL.X XII—XX XI中刊载楼兰遗迹出土的魏晋木简116件(138面)和残纸45件(58面),总计161件。

其中有魏景元四年(263)、五年,咸熙二年(265)、三年,晋泰始元年(260)、二年、三年、四年、五年、六年,永嘉六年(312),东晋建兴十八年(330)等的年号。此外有些虽无纪年,但有与以上木简中人名相同,可推知年代的重要之物10余件。(根据释文,魏晋所写者为沙No.721—939的219件,其中有图版者161件,无图版者58件。)

还有,尼雅出土的沙No.940—950的11件,沙畹认为是晋人所写,斯坦因、王国维似也认可此说,其实应是汉人所写¹,故在本论文中从略。

斯坦因在出土物的原件上标注了如例“LA.Viii0170”的记号。“LA”是楼兰A地区,“VI”是建筑物遗址的编号,“ii”是VI出土场地的编号,“0170”是各件的编号。沙畹本在这些出土记号外,还加了根据自己整理的通用编号,如“LA.Viii0170—No.733”。本文根据沙畹的标号,以“Ch733”等来表示。

遗迹地图

Stein: serindia Vol.V.Map60

1 Stein: Serindia vol.I.p.220—221

《流沙坠简考释》王国维序,5页。

出土地点的平面图

Stein: *ibid.*, Vol. III. Site Plan 22—25¹, 27.

出土记录

Stein: *ibid.*, Vol. I. pp. 362, 371—382, 406—413.

考释

(1) Chavannes: *Les Documents Chinois*, 1913, pp. 155—198

(2) 罗振玉、王国维:《流沙坠简考释》, 1914 年

I 12 页 II 7—9 页、12 页、27 页、32—35 页、44—46 页、51—56 页, III 4 页、7—17 页

(3) 松田南溟《汉晋遗简》释文 叶 14—20

(4) 贺昌群《流沙坠简校正》(《国立北平图书馆馆刊》VIII 5) 1934 年

(5) 贺昌群《流沙坠简校补》(《图书季刊》III 1) 1935 年

2. 松田南溟摄影照片

前面 Chavannes: *Les Documents Chinois* 图版中省去的魏晋人书写的 50 余件和汉人木简, 在松田南溟氏的努力下, 得以在日本传播。他在秩父宫外游 (1925) 时, 还通过随行的侍医中村氏 (松田氏之甥) 在大英博物馆进行了摄影。大部分照片四分切割, 还包含一些六寸照和对半分的, 合计共 47 枚, 内容以汉至晋的木简为主, 还有少量残纸和帛片。前述沙畹本省却的楼兰出土的晋代木简、残纸 54 件 (58 件中, 似有 4 件脱落) 以 6 枚四分照片拍成。

此后, 松田氏和其挚友比田井天来氏用这个原件洗了三四份, 松田氏死后, 原版和英国拍的照片都归于比田井氏。比田井氏洗出来的照片, 一份转让给了野本白云氏, 一份给了上田桑鸠, 一份给了我。原版和最初的那件战后不知所在, 野本氏的也在战争中丢失, 现在只有上田氏和我的这两份了。最早洗出来的文字很鲜明, 日本洗出来的可能是因为相纸的原因, 全部变暗了, 文字不鲜明, 可堪复印者甚少。但是有了这些照片, 斯坦因第二次探险发掘到的汉文文书全貌才为我们所见, 这些现在是非常珍贵的资料。

1 Plan. 23, 24, 25 可参照附图。

C 斯坦因第三次探险发掘品

1. 张凤：《汉晋西陲木简汇编》一本，上海，1931年

将沙畹的图版全部编为《初编》，其他的编为《二编》，珂罗版印刷，张氏添加了释文和出土地。

根据张氏的自述，沙畹在完成 Documents Chinois 时，“留简牍之中，断阙不全，漫漶难认，一字待考，全文犹予者，未经抽绎，溘然以逝，大战以还，简犹留存法都巴黎，由英国学会，举界马伯乐教授考订”，去那留学的张氏当了马伯乐的助手，大概在1924年—1925年的两个暑假中和马伯乐一起阅读了出土文书。1925年归国时，马伯乐将沙畹本和《未印诸简本》赠予张氏。而未印的部分实际上就是斯坦因第三次探险（1913—1916）所获的那部分。《二编》全部都是木简，时代几乎都在汉晋之间，只包含一二件后代的特例。

资料照片

在《二编》图版41—58中有分明写着楼兰出土的木简45件（53面），记载却为敦煌地区，感觉上为晋人所写的有8件（12面）。（这里的敦煌为汉代长城最东端的某处，有关于此后面再叙。）这些珂罗版印得不太清楚，不适宜作为书法史研究的资料，但却是后面要说的马伯乐本出现以前唯一的珍贵资料。

其中可见泰始三、四、五年的年号。有关这些遗物的地图、记录在马伯乐本后面有记述。

2. Henri Maspero

LES DOCUMENTS CHINOIS DE LA TROISIÈME EXPÉDITION DE SIR AUREL STEIN EN ASIE CENTRAL, 1 vol. London 1953

（亨利·马伯乐：《斯坦因第三次中亚探险所获汉文文书》）

斯坦因第三次探险在敦煌、楼兰、吐鲁番、塔里木盆地〔YIN-PAN（营盘）、BALAWASTE（巴拉瓦斯特）、MAZAR TĀGH（马扎尔塔格山）三地区〕、喀拉浩特（黑城）五地区发现的汉到元代的汉文文书的珂罗版照片，和马伯乐的考释加上出土列表等，是斯坦因第三次探险所获汉文文书的正式报告书的内容。

正因为是正式报告书，考释试图对汉至元的木简残纸进行全部释文，图版也同样从汉一直编到元，所以有很多被省略了。而张凤之书却仅限于汉晋木简，两书之间出入很大。只就楼兰出土的晋人所写者来说，马伯乐释文全数 84 件，照片在马伯乐本仅见 20 件，张本也只有 23 件，两本共有的为 17 件，合计 60 件，无法看到其他 20 件的照片。

本书出版很晚，据富尔顿的序文，马伯乐的考释在 1936 年才完成。

资料照片

Pl. IX—XII 有楼兰出土的晋人所写者 37 件，Pl. VII . VIII（敦煌地区出土）中有晋人意味者 7 件（9 面，VII .No.131,151, VIII .129,149,150,152,166），pl. VII . VIII 有稍后的秦凉遗迹 8 件。其中有可见泰始二、三、四、五年年号者。（释文中可见升平八年木简，在书法史上尤为重要，但却省去了图版。另外敦煌地区出土的问题在 A22 项中说明）。

和前例相同，斯坦因在出土的各对象上作了如“LA.11X04”等的标记，马伯乐本对之进行整理时采用了同样的标记，如“LA.11X04 No.169”。本论文根据马伯乐本的通行标记，标注为如“M.169”等。

遗迹地图

Stein:Innermost Asia. Vo4.[Maps]

map B — Lop Desert 还有	} 有关 Lou-lan Sites
（ map 29 — Singer. Lou-lan	
map 30 — Lop nor	
map 28 — 有关 Turfan Astana	
map 40 — Yumen-hsien (T.XI—XI III)	} 有关酒泉 limes
map 42 — Chin-ta (T.XI IV—XI VIII)	

黄文弼《吐鲁番考古记》地图 Astana 相关

出土地点的平面图

Stein:ibid, Vol.III. Site Plan 11.

出土记录

Stein:ibid, Vol.I. p.216,225, 231, 374, 398—401

考释

(1) 张凤:《汉晋西陲木简汇编·二编》释文,1931年

(2) 陈邦福:《汉魏木简义证》,1934年

(3) Maspero:Les Documents Chinois,pp.52—82,1936年

3. 东洋文库藏缩微相片

斯坦因发掘到的文书现在收藏在大英博物馆和印度省图书馆,其中Chavannes:Les Documents Chinois 以外的汉木简以下,从六朝隋唐的写经、文书,到宋元的文书全部由东洋文库缩微摄影,它的实物照片也由该文库在1954年收录。由此,前面张凤和马伯乐两本所未见的20余件才得以为我们所见¹。前述升平八年木简那种超乎想象而令人惊异的成熟章草,由此方为人所理解。

D 斯文赫定第二次探险发掘品

August Conrady:

DIE CHINESISCHEN HANDSCHRIFTEN UND SONSTIGEN KLEINFUNDE SVEN HEDINS IN LOU-LAN 1vol, Stock-holm 1920

(奥古斯特·孔好古:《斯文赫定在楼兰所得的汉文文书及其他发现》)

其中印刷有赫定第二次探险(1899—1902)时,在楼兰遗迹上发掘到的晋人文书的珂罗版照片,后边附有孔好古的释文和研究。斯坦因四年后在同一地点探险,才发现了前面的东西。

资料照片

I. (Dokumente auf papier) Tafel I—XXX VIII, II. (Dokumente auf holz) Tafel I—VI 载有残纸157片(166面),木简119片(121面),但其中32件的文字几乎看不见。

¹ 有关缩微照片制作的详细情况,在《敦煌文献研究论文目录》1959年5月,敦煌文献研究联络委员会(东洋文库)印行的序中可见。

其中有可见咸熙三年，泰始二年、四年、五年、六年，永嘉四年年号者。

无纪年者，与以上纪年者同姓名的特别多，有 38 件以上。

根据照片，赫定发掘到的原对象并没有记载 Site mark（地点），孔好古本对每件木简，和大残纸的每一片，小残纸同一书风的数枚一群，还有不知是据何标准的数枚一群，作了如“19”等的编号。^{1……8}想来那样的一群当是根据出土情况而整理的，但这种记录在赫定和孔好古的著作中并没有记载，斯坦因的出土品目录中也没有，确切的情况无从知晓。本论文为方便起见，因循了赫定的名字，另外根据纸（Papier）和木简（holz），标记为如“H.p.50”、“H.h.26-L”等。

遗迹地图

参照沙畹本条下地图

出土地点的平面图

Sven Hedin:Scientific Results of a Journey in Central Asia1899-1902,Vol.
II.Site Plan 67.Serindia,Vol.III.Plan25

出土记录

Hedin:ibid,Vol.II,pp.617—635

考释

（1）Conrady:Die Chinesischen Handschriften.

（2）贺昌群、斯文赫定：《楼兰所获缣素简牍遗文抄》（《国立北平图书馆馆刊》，V4，1931 年）

E 西本愿寺第二次探险发掘品

《西域考古图谱》二本，东京，1915 年

是西本愿寺发掘到的佛画、佛像、文书等的图录。特别是第二次探险（1908—1909，野村荣三郎和橘瑞超二氏）时，在 Toyuk（吐峪沟）发现了西晋写经数种，和野村氏分别后，橘氏在 Altmish bulak（阿尔特米什布拉克）获得泰始期木简 4 件，在楼兰遗迹发现李柏文书 37 片。这些都收录在本图录下卷。

资料照片